

在泥巴世界中「離經叛道」玩出新境

鴨舌帽，寬腿褲，一個印着「為人民服務」的褐色挎包。1968年出生的中國陶瓷藝術大師蘇獻忠以這樣一身「潮人」裝扮，坐在他略顯雜亂的工作室裏，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的專訪。茶几上有茶，手邊是泥，而泥在他手中，不只是泥。它是語言，是自由，是一場可以「放浪形骸」的真誠對話。他的作品不守規矩，大膽、先鋒，甚至「離經叛道」。他說自己骨子裏「總有些不安分」，老想着「能不能生出點新的東西」。於是，泥巴在他手中，不似別人只有宗教造像與日用器皿，而是成為了思想的載體、詰問的媒介。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煌基 泉州報道



●通體藍色、肥胖、站立的這隻鳥是蘇獻忠的精神自塑像。



●《紙》系列被國內外藝術機構收藏。

與何朝宗喝茶

特寫

「哎呀，你們寂寞了，請喝茶。」當被問及倘若與明代瓷聖何朝宗等先賢碰面，會與之聊什麼時，蘇獻忠脫口而出。他想像着與先賢們對坐的場景，不是頂禮膜拜，而是如老友般喝茶聊天。

何朝宗是德化白瓷的巔峰，其作品被全球博物館奉為主臬。但在蘇獻忠看來，幾百年來，後人對他「只傳不承」，一味模仿，反而讓德化陶瓷的發展停滯不前，「模仿只能出匠人，不能出大師。」他不願做何朝宗的追隨者，而渴望成為能與之對話的同行：「我很尊重他，但不一定要膜拜他。我會問他，你當年怎麼做的？也告訴我我今日的探索。」

蘇獻忠認為，真正的傳承是精神血脈的對接，而非技藝表面的復刻。「何朝宗養了德化陶瓷數百年，靠的是藝術成就和個人魅力，但我們更需要平等的對話。」茶煙裊裊中，他遙敬那段輝煌的過去，邀約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不是祖師爺與學徒，而是兩個在泥巴中尋找真理的「玩泥人」。而在這樣的泥巴世界裏，蘇獻忠繼續着他孤獨的「玩」、大膽的思考、離經叛道的顛覆。他用泥土表達未曾表達，用火焰燒製不曾熄滅的天問。



●倘若與明代瓷聖何朝宗等先賢碰面，蘇獻忠想和他們對坐喝茶。

▲蘇獻忠創作的佛像刻意模糊五官。



德化，這座位於福建泉州北部的「世界瓷都」，白瓷興於宋元，盛於明清。十八世紀，法國人專為它創造了一個名字，「Blanc de Chine」（中國白）。白如雪、潤如玉、透如絹，德化瓷曾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明星，也是東方美學的象徵。而生於斯、長於斯的蘇獻忠，卻長成了這裏的「異數」。

從驚世駭俗到重若文明

1985年，「已經玩到什麼都不覺得好玩」的蘇獻忠，破天荒地坐在自家陶藝廠裏，隨手捏了個小人物，自此沉浸在泥巴世界。2009年，在月記窯國際藝術工作營，蘇獻忠創作了《衲》系列。這組作品，成為他藝術生涯的重要轉折。棺木與袒胸露乳的仕女，形成了肅穆的死亡與鮮活的慾望交織。她們或端坐於棺上吹拉彈唱，或以荒誕姿態釋放原始慾望。生與死、禮教與人性，被他一併推至觀者面前。

「那時年輕，思想激烈，有憤怒有激動，才會產生這樣的圖像。」蘇獻忠回憶道。他將春宮的隱秘與棺木的沉重並置，不是為了獵奇，而是為了「拷問」，「其實總結起來就是慾望，有人死後，慾望猶在。」《衲》系列徹底顛覆了德化瓷塑溫婉典雅的傳統面貌，它像一記重錘，敲碎了被禮教包裹的平靜表面，也讓蘇獻忠從傳統的繼承者，一躍成為現代的提問者。

如果說《衲》是撕裂的、吶喊的，那麼2016年的《紙》系列，則走向了內斂與深邃。蘇獻忠將瓷泥延展至每層僅0.2毫米的薄度，讓堅硬的陶瓷擁有了紙的柔軟與脆弱。泥在火中涅槃，成為「紙」；紙在文明中積澱，成為「史」。他說：「常說陶瓷『薄如紙』，但怎麼去呈現？實物只是表面。紙是中國古代四大發明，背後是影響世界的文明。往深裏想，它就不只是紙。」

《紙》系列漂洋過海，被中國國博、英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等國內外機構收藏。它不再只是一件陶瓷，而成為東方哲學與當代藝術之間的橋樑。

「沒有符號，就是我的符號」

蘇獻忠說，手藝人的創作生涯分為三個階段：會玩、被玩、自己玩。「首先你要會玩，然後玩得可以、好玩，再讓別人玩。等別人玩得差不多了，你再回來自己玩。」他覺得，到了最後的「自己玩」，藝術就升至另一個維度——心靈的自由。他口中的「玩」，不是輕浮，而是對藝術本質的深刻理解與不懈探索。他不願重複前人，甚至不願重複自己。從他較早的作品《漢戲》到《衲》再到《紙》，他不斷否定自己，不斷重建，用泥土「表達未曾表達」。「每個大師都有自己獨特的符號，但沒有符號，就是我的符號。」他說。

2020年，蘇獻忠創作了《等花開》。這組作品並非常見的瓷花，而是以傳統「簪花」為元素，塑造出靜默等待的姿態。花，是他家族的符號。他的曾祖父蘇學金創作的瓷梅花，曾在巴

拿馬萬國博覽會獲獎；他的父親蘇桂英做的瓷花，曾裝飾北京人民大會堂。

但蘇獻忠一直不敢碰「花」。「怕做俗了。」他說，《等花開》是他對家族傳承的深層反思：「我們四代人到今天，真的綻放了嗎？我還是打個問號。」這不是驕傲的宣告，更像是謙卑的自省。在「瓷都」德化，這樣的聲音顯得孤獨而珍貴。

無相之相 方見本心

在以宗教造像和日用瓷為主流的德化，蘇獻忠的路徑注定孤獨。「在德化我只是個案，個案產生不了影響力。要有影響力，必須是一種現象，是一群人的共鳴。」他孤獨，卻也享受其中。他承認自己是「沒那麼嚴重的離經叛道」，但不認為自己是傳統的「叛徒」，相反，他視自己為真正的傳承者。「傳統不是固守某一樣式，而是奔流不息的『大傳統』。要有源頭活水，不斷往裏增加新東西。」他清醒地認識到，傳統手藝要存活，必須與當下對話。而他想做的，不是模仿傳統的軀殼，而是接續傳統的靈魂。他是德化的「異數」，或許更是德化與世界對話的先鋒。

蘇獻忠手下的佛像與眾不同，它們都沒有清晰的面容。「我做的佛像都是無相，」他平靜地說道，「然而無相其實就是有相。」這一看似矛盾的理念，源於他對宗教造像本質的思考。他認為，眾生各有其相，每個人心中的「佛」都不盡相同。「我們不談宗教，但如果內心存有敬畏，自然會形成某種規矩，某種具體的東西。那是觀者自己形成的，而不是別人給的。」在他看來，這種由內心生發的意象，遠比外在的具象形態更為重要。

這份創作靈感的種子，早在一次龍門石窟之行中已埋下。他着迷於那些小佛龕中尚未完成或已風化模糊的造像。「那些模糊的痕跡特別精彩，神韻、關係都在，卻又朦朧不清。」這種「未完成」的狀態深深觸動了他，讓他看到了超越形似的精神表達。於是，他選擇讓佛像回歸「無相」。刻意模糊的五官，去除了所有外在修飾，只留下簡潔清雅的外輪廓和靈動飄逸的衣紋。這種留白，為觀者打開了無限的想像空間。

無相之相，反而直指本心。

名鳥振翅飛越傳統

《那隻著名的鳥》是蘇獻忠去年創作的系列作品，也是他為自己勾勒的精神肖像。兩隻鳥，一隻站立、通體藍色、肥胖、眼神帶着桀驁不羈；另一隻則俯臥、紅色、僅有半身、形似戰鬥機。它們不同於任何傳統自塑像的寫實、神似，卻飽含隱喻與張力。

靈感來自尼采的《偶像的黃昏》。去年某次機場候機時，蘇獻忠讀到《不合時宜的漫遊者》一章，靈光乍現：「我就想到了我這隻鳥，就應該叫《那隻著名的鳥》。」這鳥，談諧其外，鋒利其中。它桀驁、憤怒，也無奈、戰鬥。他說：「我認為我的創作就應該是那種狀態。」他在創作中沉浸於自我世界，與泥巴對話，與思想交鋒。「可以自嘲，可以自詡天才，反正無人知曉。」他笑言，「自己的作品首先得感動自己，再想去感動別人。」

「那隻著名的鳥」不只是作品，更是一種態度：不迎合、不重複、不解釋。每個人感覺不同，有人在意工藝，有人在意背後的東西。而蘇獻忠覺得，觀者的感受才是意義所在。這隻鳥，正飛越德化的傳統枝頭，朝着更廣闊的天空振翅。

古琴演奏家龔一：琴音當隨時代



●龔一彈奏古琴。受訪者供圖

「清代畫家石濤講『筆墨當隨時代』，古琴藝術亦是如此，創作者得有自己的思考。」民盟盟員、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古琴藝術代表性傳承人、古琴演奏家龔一近日在上海受訪時如是說。

古琴又稱七弦琴，與中國其他傳統獨奏器樂藝術相比，古琴不僅歷史悠久，而且具有突出的人文性和豐富性。今年84歲的龔一從13歲開始學習古琴，先後師從12位琴家，廣泛學習多家琴派的演奏風格，掌握積累了大量代表曲目。不久前，來自中國各地的近百名古琴名家及愛好者相聚於上海松江的江南曲聖紀念館，聆聽明代琴譜的雅韻和龔一帶來的《打譜漫談》講座。

回憶與古琴結緣的經歷，龔一非常感恩啟蒙老師張正吟。「在一次音樂會上，二胡、笛子、琵琶的旋律此起彼伏，我一下子就被古琴的聲音所吸引。」他說，他當時向負責學校國樂組的張正吟老

師表達了想學古琴的願望，卻因「古琴不好學」被回絕。

就這樣，龔一先學二胡、琵琶、古箏打基礎，憑藉過人的樂感和刻苦，很快在一眾學生中脫穎而出。張正吟看在眼裏，終於鬆口，不僅教龔一古琴技法，還特意把學校的美術室留給他練琴。功夫不負有心人，龔一經過多年歷練成長為古琴名家，曾擔任上海民族樂團團長、今虞琴社社長。

在琴弦上續寫傳統生命力

龔一認為，古琴本質上是一門音樂藝術，應該回歸藝術本體、回歸音樂本身。「琴棋書畫是文化修養的一個範圍，是一種象徵性的內容。如今，有些人把古琴說得玄乎、高深，可它首先是一件樂器。」在龔一看來，古琴的精髓在於能通過音準、節奏、氣息，傳遞真實的情感。

在龔一的琴學理念裏，「傳統」從來不是僵化的教條。「琴音當隨時代，但共性的東西不能忘，就像漢代古琴曲《胡笳十八拍》的創作背景已不符合我們這個時代的特性，但是母子分離的情感是古往今來人人皆可體會的。」

多年來，龔一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多次舉辦古琴獨奏音樂會，兩度進入維也納金色大廳演奏古琴，還從事古代琴譜發掘、研究以及新曲創作，發表《古琴演奏法》《龔一琴學文集》《古琴新譜》等專著。他始終秉持一個理念：要創作反映社會、表現情感的作品，留下自己時代的足跡。

「我這一輩子，除了演奏，就是講課。」龔一先後在中國26所高校主講過古琴講座。他說：「我不是為了培養專業琴家，只是想播下文化的種子。在我主講過的數百場講座中，聽眾既有專業學生，也有對傳統文化感興趣的普通市民。」如今龔一仍然忙着演奏、教學和寫作。最近，他正在對《廣陵散》《酒狂》等經典古琴曲的深度解析進行修改，並撰寫對古琴傳承現狀的思考。他希望自己能在琴弦上續寫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命力。

●中新社